簡介

流浪者之歌

—杉林—



流浪是首歌　撥動琴弦
低唱自由的靈思　吟詠生命的悲壯
流浪是支筆　沾滿色彩
塗抹迷惘的現實　畫透理想的輪廓

前　言

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有人說：懂得如何抄襲是一項大學問哩！

不知道這句話是不是說對了，但是我卻明白，對這篇介紹"流浪者之歌"的文章說來，抄襲可令我省事了不少。

瞧瞧，文章中引號內的那些句子，都是從書中"借"出來的呢！若你看完後有不連貫的感覺，對不起，請原諒我抄襲的工夫未到家！而若您意猶未盡時，那得煩請您自個兒翻翻書。那是水牛文庫，蘇念秋譯的"流浪者之歌"。

一、婆羅門的兒子—主角西達塔

「那位婆羅門的漂亮兒子西達塔同他的朋友歌文達一塊兒長大。」「他很早就參加了學者的談論，很早就開始同歌文達辯論，很早就同他一起力行了沈思冥想的藝能。」「他已經明白了如何在自己心靈深處去認識那不滅的，同宇宙合一的自我。」

但「西達塔開始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不滿的種子。」他覺得「他的杯子沒有滿，他的智慧沒有飽，他的靈魂不安寧，他的心情不平靜」。他曾這樣自問著：「神是怎麼一回事？向祂們獻祭的行爲對不對？」「『自我』在不在心底的深處？什麼地方可以找到『自我』？」但他不能從師長獲得解答，於是他有了這樣的思想了：「人必須在自己的『我』中找到泉源，人必須保有這泉源；此外，一切都是虛假——迂迴、錯誤。」「這是他的渴望，也是他的悲哀。」

二、沙瑪納的生活—第一次的追尋

在他的自我摧殘中他逼迫他父親答應他成爲一個沙瑪納，「這時候他父親了解到西達塔再也不能陪伴他在家中住下去了，因他的心已離開了他。」他的朋友歌文達跟隨了他。

在沙瑪納的生活中，「西達塔只有一個目標——變得空虛，沒有渴望、意願、夢想、快樂和悲哀——讓『我』死掉，不再有『我』，體味空虛心靈的平衡，體味純潔的思。」「西達塔遵守最年長的沙瑪納的指教，依著沙瑪納的法規練習克己功夫和沈思冥想。」

但這一切並未能令他解脫，他說：「沈思冥想是什麼？捨棄軀體是什麼？齋戒絕食是什麼？那只不過是從『我』中飛出，從『我』的折磨中暫時逃亡出來，那不過是減輕生命痛苦和愚蠢的暫時藥劑。」

所以這時候他相信「世上只有一種學問——那種學問到處都有，那就是自我」，他說「我變了，我不再相信教示和學習，我對師長的話已經幾乎沒有信仰了。」

三、高塔瑪—啓示他找尋自我的人

西達塔離開了沙瑪納去找尋這被稱爲「救世者」的高塔瑪。

雖然「夾雜在千百個和尚之中要把高塔瑪辨認出來，無論如何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」，但「這兩個沙塔瑪之所以能立刻認出他來是由於他態度上完善的安祥，由於他形體上的深寂；在他的態度和形體上沒有尋求，沒有意志，沒有虛僞，沒有努力，只有光明和平靜。」他們發現「高塔瑪（如來佛）手指上每個骨節都含著智慧，它們說話、呼吸，閃射著眞理。」於是歌文達離開了他的朋友投向高塔瑪，他從高塔瑪得到這樣的批判：「我要提醒你，你是渴望知識，你抗拒任何意見，你在言語的矛盾中挑毛病。」

下面是他說的兩句話，他仍是那麼執著：「我認爲沒有人能從別人的教導中找到解脫。」所以「我無法批判別人的人生，我自己的人生是由我來判斷，我必須選擇和拒絕。」

「西達塔想，如來佛把我掠劫了，然而他掠劫了我，卻又給了我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。他搶去了我的朋友……卻給了我一樣東西——我自己。」

四、醒悟—他不再逃避自己

他想「爲什麼關於自己我不知道？因爲我怕自己，我是逃避我自己。」所以「我不再相信任何別的教義，我要從我自己學習，做我自己的學生；我要從我自己學習西達塔的秘密。」

於是「他立即邁步向前，不再向著家園，不再向著父親，也不再回顧。」

五、甘瑪拉——愛情的教導者

「讓你我的友情當作我的擺渡費吧！」於是那擺渡者將他送了過河。「那天傍晚之前，他到了一個大城鎭。」「在城外，在一座美麗的林園旁，他遇到了甘瑪拉

，她是個著名的高等妓女。」立刻的，他爲了她着迷，想向她學習「愛的藝術」。

他沒什麼技能，但他「只是思想，只是等待，只是齋戒。」於是「達到了他的目標。」

六、在人羣中——他成了生意人

但他卻「像一位玩球的人在玩弄著球一樣，他玩弄著他的生意，戲弄著他四周的人們，留心觀察他們，從他們身上尋找樂趣來娛樂他自己。」

「有時他對這些思想感到害怕，他希望他也能像人們一樣地天天全心全意過孩子氣般的生活，做著孩子氣般的事情；加入他們之中……享受他們同樣的悲歡喜樂，而不再僅僅在他們之中當個旁觀者。」

七、山沙拉——慾

最後，他的希望實現，他加入人們了，「可是，他總覺得與衆不同，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……。」他的心仍像沙瑪拉一樣「懷抱著不屑來看待這個凡俗世界上的人們。」

但，曾幾何時「他已經被這個世俗的世界層層網住了；歡樂困住了他，貪婪纏住了他，懶惰佔據了他，最後連那他一向最看不起的，並且認爲是最愚蠢的惡習——慾心，也侵蝕了他。」這時「財富不再是一種遊戲和一個玩具了，它們已變成了一條鎖鍊和一件重擔。」所以，雖然「他裝出一付比別人超然的神情，而實際上他一點兒也不再比別人優越了。」

在一個夢中他醒了過來，他想到「他曾離開他父親，歌文達和如來佛」難道「爲的只是成爲這樣的一個人？」

八、河邊——再次的醒悟

「他結束了與那種生活的關係」「流浪到森林中那條大河邊。」「河水映照出他靈魂中可怕的空虛。」「他想跳到河裏去，讓水把他淹沒掉。」他想「他是到人生的終點了。」

在他一次睡眠中醒來後，「他遇到奇蹟——他愛一切東西，對他所看到的東西，他都賦與豐富的感情。現在他覺得他明白了以前眞地爲什麼那麼不快——因爲以前他不愛任何東西，不愛任何人。」

於是他覺得「那舊的，疲倦的，絕望的西達塔已經淹死在河裏了。」

九、擺渡人——同河一般教他最多的人

「這條河教了我聽，你也會從它學會這一點。」因爲「我只曉得如何去聽，並且熱誠的待人接物，不然的話，我就甚麼也不會學得到。」「西達塔同擺渡人在一塊兒住下來」後這是他所學得的第一個教訓。

他又學到了「根本就沒有時間這樣東西，」「所有存在的不是往昔的影子，不是未來的影子，而是現在的境況。」此外尚有好多，好多……

十、兒子——自己的映像

甘瑪拉「聽說如來佛快不久人世了，她帶着他的兒子（在西達塔離開時她懷孕了）」想見世尊最後一面，在擺渡的地方卻被蛇咬死，而把孩子留給他。

他愛他的兒子，以「虔誠、溫和、聰明、寬容，對待他，但他不曉得自己是以「愛來桎梏兒子，以善良和耐心每天在羞辱兒子」而使他孩子「更難過下去，逃走了」正像他以前離開父親一般。

十一、奧——完美

「河笑了，是的，人生就是這樣，每件事在沒有被忍受到盡頭以前，在沒有最後終結之前，都會重演，同樣的悲哀也會再度被人經歷一次。」

在河水的教導下，「西達塔的創傷正在痊癒，他的痛苦在消散，他的自我匯入到統一裏。」「從那個時刻起，西達塔停止了和他的命運抗爭，他的臉上閃爍著知識的寧靜，有這種寧靜的人，他不再遭受到種種願望之間的衝突，他已找到了解脫。他與生活之流很和諧，與生命之流很和諧，他充滿了同情和憐憫，他任憑人生之流擺佈，他屬於一切東西的統一。」（下接131頁）

他的伙伴却說：
他只是想試試他的力量
能否舉起地球罷了

烱明的這首「誤會」，無疑地曾接受了村野四郎「體操詩集」裡那首「吊環」的刺激。然而於此詩的造型，那刺激的要素，顯然已被消化而獲得新的滿足。「了解這世界」的「知」與「舉起地球」的「行」間的差異，乃構成了此詩的權力，而不致流於問題的說明。

這種一剎地機智的捕捉，使得烱明詩作裡的「敍述性」，有如被喚醒了一般，而現出舞蹈性能。如：

一直攀到　　地球的那邊
（藤）

我捏着鼻子走過去
像走過一條時代的裂縫
（禁地）

唯獨缺少一堵死亡之牆
（死亡之牆）

「藤」的欲望、「禁地」的覺醒、「死亡之牆」的無奈以及前提及的「誤會」，這些機智一剎地捕捉，却在他詩中的結尾處完成，而成爲主幹的存在，這些詩前部份的敍述，便成爲「枝葉」。近作理的「絕食」、「超現實的故事」、「我不相信」等詩，已把這機智發揮而全面推動地逕向原型展開挑戰。

這種挑戰，實際上卽是「敍述」和「暗示」不斷地爭鬥。烱明部份的詩作，卽因這被敍述性稀釋了的語言，而把詩的張力鬆馳了。這該是意圖更貼緊於現實，而未將語言力學加以考慮的疏忽吧。畢竟，敍述性的機能，並非僅將其兩端的東西給予連接而已，而是在於追求「轉化」的可能上。失却了這種轉化的可能，暗示必無法產生，亦詩將停留在其表層。

烱明詩集「歸途」之後的作品，已有了此種新契機，那麼他那雙不斷向現實挖掘的手，不久以後，將會取出更多撞擊着我們的異質底美吧。

（六十二年元月十日）

（上承 150 頁）

十二、歌文達——繼續追尋的人

兩個朋友又見面了，他告訴歌文達：「一個人在尋求時，他往往是非常容易只看見他所尋找的東西，而許許多多在你面前的東西你卻沒有看到。」

「我以爲唯一重要的東西是愛這個世界，不要輕視它，我們不要恨來恨去，而要用愛，讚賞和尊敬來對待這個世界，對待我們自己，對待所有的生命。」

後　語

終於"抄"完了，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；"抄襲"並不如所想像那麼容易，尤其是要將這整整的一百六十頁，節錄成短短的幾千字時，取與捨之間就夠令人頭疼了，更何況說把那些句子連成一篇文章。

